

宋朝时的节日很多，宋人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、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和陈元靓《岁时广记》等，对宋代的岁时节令及民俗活动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。今人朱瑞熙、王曾瑜等主编的《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423页）、游彪等主编的《中国民俗史·宋辽金元卷》（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99~200页），依据上述记载做了较为简明的论述。在此基础上，笔者利用其它相关史料，对宋代的“清明节”风俗活动略作介绍，欢迎批评指正。

宋代“清明节”与“寒食节”相连。“寒食节”在冬至节后一百零五天，宋人又称为“百五节”、“禁烟节”或“一百五日”、“一月节”。“寒食节”前一日，即冬至后一百零四天，谓之“炊熟日”。而寒食节第三日，即清明节。

这里，先说“寒食节”。“寒食节”风俗起源很早，相传晋国公子重耳取得政权以后，有大恩于重耳的介子推不愿为官，隐居山林，为找到介子推，重耳下令放火烧山，结果将介子推烧死。为了纪念介子推，规定在介子推烧死的月份不许生火做饭。最早在山西地区实行“寒食”，而且时间一个月。但由于这以地区非常寒冷，长时间冷食不利于身体健康，汉魏时期都曾经出现过禁止寒食或缩短寒食的时间的规定。唐玄宗开元二十年（732）诏令天下，“寒食上墓”。因寒食节与清明节相接，后来就逐渐传成清明节扫墓了。宋代禁食时间为3天，且定为全国性节日，但各地重视的程度有差异，以宋代河东地区（大致相当于今天山西省）最盛。据宋朝人庄绰所着的《鸡肋编》卷上载：

寒食火禁，盛于河东，而陕右亦不举爨者三日。以冬至后一百四日，谓之“炊熟日”，面饭饼饵之类，皆为信宿之具。又以糜粉蒸为甜团，切破暴干，尤可以留久。以柳枝插枣糕置门楣，唵为“子推”，留之经岁，云可以治口疮。寒食日上冢，亦不设香火，纸钱挂于茆树。其去乡里者，皆登山望祭，制冥帛于空中，谓之“擘钱”。而京师四方因绿拜扫，遂设酒馔，携家眷游。或寒食日阴雨，及有坟墓异地者，必择良辰，相继而出。以太原本寒食一月，遂为寒食为一月节。浙西人家就坟多作庵舍，种种备具，至有箫鼓乐器，亦储以待用者。

这条史料介绍了宋代河东地区“寒食火禁”及其制作“子推”、“擘钱”等有关风俗，同时提到了今天的陕西、开封、浙江等地区的寒食风俗。

北宋都城开封的“清明节”、“寒食节”，官民俗更盛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卷7《清明节》载：

清明节，寻常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，前一日谓之“炊熟”。用面造枣锢飞燕，柳条串之，插于门楣，谓之“子推燕”。子女及笄者，多以是日上头。寒食第三日，即清明日矣。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，都城人出郊。禁中前半月，发宫人车马朝陵。宗室南班近亲，亦分遣诣诸陵坟享祀。从人皆紫衫，白绢三角子青行缠，

皆系官给。节日，亦禁中出车马，诣奉先寺道者院，祀诸宫人坟。莫非金装绀幘，锦额珠帘，绣扇双遮，纱笼前导，士庶阖塞。诸门纸马铺，皆于当街，用纸裱迭成楼阁之状。四野如市，往往就芳树之下。或园囿之间，罗列杯盘，互相劝酬。都城之歌儿舞女，遍满园亭，抵暮而归。各携枣锢、炊饼、黄胖、掉刀、名花、异果，山亭、戏具、鸭卵、鸡雏，谓之门外土仪。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，四垂遮映。自此三日，皆出城上坟。但一百五日最盛。节日，坊市卖稠稠饧、麦糕、乳酪、乳饼之类，缓入都门。斜阳御柳，醉归院落，明月梨花。诸军禁卫，各成队伍，跨马作乐四出，谓之摔脚。其旗旌鲜明，军容雄壮，人马精锐，又别为一景也。宋代东京清明节的的活动十分丰富，民间有做“子推燕”、为子女“上头”等风俗，而官方皇帝和宗室派人前往帝陵墓祭，尤其的是军乐队活动，别为一景。士庶到郊外尽情游玩，城内市场异常火爆。

南宋都城杭州清明节活动，也仿效东京开封，异常繁忙。据《梦粱录》卷2《清明节》载：

清明交三月，节前两日谓之“寒食”，京师人从冬至后数起至一百五日，便是此日。家家以柳条插于门上，名曰“明眼”。凡官民不论小大家，子女未冠笄者，以此日上头。寒食第三日，即清明节。每岁禁中，命小内侍于阁门用榆木钻火。先进者赐金碗、绢三匹，宣赐臣僚巨烛。正所谓“钻燧改火”者，即此时也。禁中前五日，发宫人车马往绍兴攒宫朝陵。宗室南班，亦分遣诸陵行朝享礼。向者，从人官给紫衫、白绢三角儿青行缠，今亦遵例支給。至日，亦有车马诣赤山诸攒，并诸宫妃王子坟堂，行享祀礼。官员士庶，俱出郊省坟，以尽思时之敬。车马往来繁盛，填塞都门。宴于郊者，则就名园芳圃、奇花异木之处。宴于湖者，则彩舟画舫，款款撑驾，随处行乐。此日又有龙舟可观，都人不论贫富，倾城而出，笙歌鼎沸，鼓吹喧天。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。殢酒贪欢，不觉日晚，红霞映水，月挂柳梢，歌韵清圆，乐声嘹亮，此时尚犹未绝。男跨雕鞍，女乘花轿，次第入城。又使童仆挑着木鱼、龙船、花篮、闹竿等物归家，以馈亲朋邻里。杭城风俗，侈靡相尚，大抵如此。

这里描述了南宋都城“清明节”、“寒食节”官民风俗，与东京大同小异，但地处水乡的杭州多了“彩舟画舫”一道水景，还有“钻燧改火”风俗也很独特。

各地的风俗不尽一致。前面介绍了宋代山西、陕西、开封、杭州等地的清明节日活动，传世文献中还有一些不同的记载，值得注意。据宋人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44《山南东道三·郢州》：郢州（今湖北钟祥市）“风俗，同荆州。然清明节，村落喜唱水调歌”。宋代郢州清明节，乡村人“喜唱水调歌”的风俗，似乎全无墓祭神情肃穆的一面。

宋人洪迈《夷坚志》卷7《灵山水精》载：

水精出于信州（今江西上饶）灵山之下，唯以大为贵，及其中现花竹象

者。朱秀才，家在彼，旧颇贍足，十余年来浸浸衰落。尝因寒食拜扫先墓，小民百十为群，入山寻觅水精，且斗百草为戏。朱独行陂陀间，忽见一石块，光辉射人。就视之，真宝石也。高阔如大瓮，喜甚，惧为众所见，取乱叶蔽之。既还舍，唿集田仆二十辈，乘夜舁归。已而，市侩皆传闻，相率来观，共酬价六千贯，朱犹未已。临安内苑匠闻之，请于院珰求假。至信，视已立价复增三千贯，朱付之，赖以小康。丽水人盛庶，字复之，曾仕于信，得二片，高四寸许，阔称之中有青叶成行，全如萱芽初抽之状。盛君宝藏之，遇好事君子，乃始出示。

宋代信州（今江西上饶）寒食节拜扫先墓之俗很浓，“小民百十为群”，但亦不忘“入山寻觅水精”求财和“斗百草为戏”取乐。

清明节祭祖拜墓，神情理当凝重，而宋人将它变成了春游纵乐的活动。吃喝玩乐成为节日主题，前面提到杭州“殢酒贪欢，不觉日晚，红霞映水，月挂柳梢，歌韵清圆，乐声嘹亮，此时尚犹未尽。男跨雕鞍，女乘花轿，次第入城。又使童仆挑着木鱼、龙船、花篮、闹竿等物归家，以馈亲朋邻里”。因此，吴自牧感慨“杭城风俗，侈靡相尚，大抵如此”，全然忘掉了南宋政权“偏安一隅”的生存危机。

吃喝自然少不了酒，所以北宋人王禹偁在《清明》一诗中抱怨说：“无花无酒过清明，兴味萧然似野僧。”北宋河南洛阳人程颢在《郊行即事》诗中鼓励饮酒游玩：“莫辞盏酒十分劝，只恐风花一片红。况是清明好天气，不妨游衍莫忘归。”宋人王庭珪《卢溪文集》卷3《次韵张子春赋瑶林春色》诗中：“与君醉过清明节，穷亦不足悲，达亦不足悦。酒阑拔剑露肝胆，正恐不免论功业。”王庭珪俨然一副醉酒忘形的之态。而若是解酒禁，那便是善政。（宋）叶适《水心集》卷9《醉乐亭记》载：

朝议大夫、直龙图阁宣城孙公，为郡之初，访民俗之所安而知其故。至

清明节始，罢榷弛禁，纵民自饮。又明年，宅西山之中，作新亭以休，游者名曰“醉乐”。取昔人醉能同其乐之义。孙公性不喜饮，其政不专为宽，盖通民之愿而务得其情如此。亭成，而民歌乐之。

由此看来，宋人清明民俗尚游乐，而那位“孙公”能“通民之愿而务得其情”，而得到了百姓的称赞。

宋代不少诗篇是描写清明时节的，但诗人清明节当天的心情不同，所写诗的格调也不一样。这里枚举诸首，与大家共同品味。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王安石，在《临川文集》卷18《上巳闻苑中乐声书事》一诗写到：

苑中谁得从春游，想见渐台瓦欲流。

御水曲随花影转，宫云低绕乐声留。

年华未破清明节，日暮初回袂褰舟。

更觉至尊思虑远，不应全为拙倡优。

王安石这里称赞当朝皇帝思虑深远，不为清明春游、声乐所醉。北宋后期陈师道在《后山集》卷5《和董判官寺居作》诗中写到：

共作东州客，同栖古寺深。

论交非有旧，不见解相寻。

冷过清明节，悲生故国心。

此身随所寄，未足问升沉。

陈师道客居寺舍，心境凄凉，全无节日娱乐之情。同样是只身一人飘泊他乡的郭祥正，亦是无心赏景。他的《青山续集》卷5《清明雨不果出》一诗流出：“雷势黑飞天马阵，雨声狂播铁林枪。清明节物都谁赏，寂寞无聊恋故乡。”

还有不少诗篇描写清明节墓祭的繁忙景象和诗人追思死者沉重心情。宋人孙覿《鸿庆居士集》卷4《马迹上冢遇大风雨书僧壁》载：

松竹骚骚绕舍鸣，沙头一夜连雨明。

冲泥裹饭浇新冢，野哭干霄共一声。

白帽排肩上冢归，饥乌攫肉纸钱飞。

东家已改清明节，一点炊烟上翠微。

再如，南宋大诗人陆游《剑南诗稿》卷1《寒食临川道中》：

百卉千花了不存，堕溪飞絮看无痕。

家人自作清明节，老子来穿绿暗村。

日落啼鸦随野祭，雨余荒蔓上颓垣。

道边醉饱休相避，作吏堪羞甚乞墦。

陆游在诗中，还提到游人“醉饱”尴尬难看的情态。宋人高翥《菊磔集·清明日对酒》一诗写到：

南北山头多墓田，清明祭扫各纷然。

纸灰飞作白蝴蝶，泪血染成红杜鹃。

日落狐狸眠冢上，夜归儿女笑灯前。

人生有酒须当醉，一滴何曾到九泉。

宋人邹浩《道乡集》卷9《寒食日》记：祖考流光岂有穷，不能肖似忝家风。

北红塔畔清明节，心折高山怅望中。

邹浩面对先人墓前，自愧不肖，有忝家族，感慨万千。

当然，宋代还有一些篇章是清明时节天气晴朗，百姓春游的热闹景象，与《东京梦华录》、《梦粱录》所记可以互证。宋人杨万里在《诚斋集》卷34《清明日午憩黄池镇》一诗中记：

莫笑孤村小市头，花边人出浦边游。

绿杨拂水双浮鸭，碧草粘天一落鸥。

懒困风光酣午睡，阴沉天气嫁春愁。

阿谁道是清明节，我对清明唤作秋。

即便南方黄池镇一个小镇，清明时节百姓春游兴致亦不减。宋人陈起编《江湖小集》卷29，收编了吴仲孚《菊潭诗集》，其中1篇名《苏堤清明即事》载：

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游子寻春半出城。

日暮笙歌收拾去，万株杨柳属流莺。

苏堤即杭州苏堤，清明时节游人很多，而且笙歌不断，异常热闹。

宋代文献有关清明、寒食记载很多，这里摘选数条史料，借此说明宋代清明节的大致风情。

清明寒食节也有负面影响。据宋人朱彧《萍洲可谈》卷2《上巳祓禊寒食禁火端午竞渡》记载：

三月上巳祓禊，其来亦远。寒食禁火，主介子推，河东之俗也。江浙民间多竞渡，亦有龙舟，率用五月五日，主屈原，湘楚之俗也。二者皆尚贤，而未流则害教，晋人寒食病老幼，楚人竞渡致斗讼。北方人清明节食冷食，有害于老年人和儿童身体。正是此害，汉代时，曾有人建议“吊介子推，革寒食禁火之俗，民免冻死之患”。（《氏族大全》卷11《五经纵横》）曹魏时期，颁布命令，北方不得行寒食之俗。据元人陶宗仪《说郛》卷69下，引《四时宝镜·寒食·魏武之令》称：

魏武帝明罚令曰：闻太原至雁门冬至后一百有五日皆绝火食，云为介子推。且北方沍寒之地，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。今不得作寒食，若犯者家长半岁刑，主吏百日刑，令长夺一月俸。

宋代是否有此禁令，不得而知。

（作者马玉臣,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、宋文化研究院理事）